

日知錄集釋

上海錦章圖書局藏版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潁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潁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潁軍營臨隨則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云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庶為其父母傳曰何以傳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禮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注云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未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福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壤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賞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如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然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壁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正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
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法書不為駁難小顏云詠訶言辭倚

論語子見南子傳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祀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黨拳兵諫

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軌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不

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聞也姜母稱夫人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

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

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

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違其文正書其事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

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聲傳公子友謂莒聲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

搏解曰江熙曰經師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

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闕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過于防使繒子來

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孟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

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

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

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禮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

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軌不受也以軌不受

父之命受之王命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

若靈公廢蒯聵立軌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軌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

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三年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

于稷以成宋亂此事

宋吳元美作吳嶺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原注疏岵當作此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岵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牢饋

食禮主婦被褐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為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遜二爻合為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鼙鼓達達誤作鼙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并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勛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勛勞趙汝楫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令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伍物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為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氏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諡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似褒人所入之女似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似姓言似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乃是曲為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于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闔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為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為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原文注宋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微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況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況學博曰若以孔父為名則夫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氏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父乙乙子乙乙而得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由甫

孔甫原注甫是亦以孔父為字劉原父以為己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稿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

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仲而原注杜氏以仲為名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嘉生卒葬鄭莊公夫人執鄭祭

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得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

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說學博曰後漢書孔融

不載錄至於國體宜其諱之晉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為宜隱却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馬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臧○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西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

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蕭國

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

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疊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

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子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

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

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期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

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厯推之是年失國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厯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

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文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

至二月之朔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發例自莊元年

當為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唯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歷乃伐鼓之月何云非常月左氏

用牲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為傳文遂莫能辨者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伐鼓之月何云非常月左氏

似亦未以六月為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是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非衛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逮還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邲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似即國之字其義正相合汝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辭皆屬目夷似大司馬即子魚處伯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山上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

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

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

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

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部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部首也錢氏曰凡

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

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偁已非也畏穆嬴之偁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正義曰

杜注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眾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器無復部伍獨氏曰觀亦字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死學博曰僕大

掌內朝

十六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

之事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君大崩為壹大

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泥因昇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

訓之文爾

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教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

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

以一軍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

不能者一軍獨供四國之征事與五季不與齊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為公不可罪矣好臣計在肥已而

數不調發救災所云諸侯一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謂

也其牛為萬戶以上便為九郡以百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

禦至海當是靈公所憑以禦晉者說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王濞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為范宣子非依成案守臣當

子管仲曰有天子之守國高在宣子天

二十三年禮為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隣國之

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為隣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

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

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與克袁克殺馬毀王以葬解以與為眾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與嬖嬖大夫也言與者掌君之乘車如晉

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王陳侯所佩殺馬毀王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嘗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為合禮解但得其一篇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馬在言忘其蠡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解以為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為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為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為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為劉盆之父獻公非安成塞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

為此也解以為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

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大分野斗主吳章斗主越此年歲星在臺斗故吳伐之凶

度為紀星于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縣次云九辰入斗一度盧江入斗六度是吳越同次而吳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

猶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斗九度六安入斗六斗是吳越同次而吳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

使吳越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也鄭精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曰後皆以斗為吳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

書正合但須女為元枵之次而得為吳者泰應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下字作官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

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為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一卷成案明即實誤左傳一卷陸集誤左傳附注五卷後錄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聖讀為紛容聖參之聖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前夢猗提

從風字作前音蕭原注宋玉九辨前蕭慘之可哀今形銷鑠而瘵從風字作前音蕭原注宋玉九辨前蕭慘之可哀今形銷鑠而瘵

爾雅釋詁篇桔直也古人以覺為桔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桔德行注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為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為郵詩賓之初筵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蒞而驛義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者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序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苑扞僇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義原注文選盧譙贈劉琨詩眷同尤良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九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兩雅釋天九月為四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湓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齊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遭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為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為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鈞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臣傳舉兮殷周興忌誣專兮鄧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注以丁為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埤種東龍而還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龍種而退劉學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社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龍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移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龍凍軍士兩曹主何在爾獨住此益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移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龍凍軍士兩曹主何在爾獨住此益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梧注云梧大枝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梧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還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還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還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己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字乃明字之誤蓋有二馬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劉其習

陰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戮其使倘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太白古風云望遠商

地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詩所見史記本尚無語也余又得一

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五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徑抵九原原注今大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十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

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惡人疑揣故載輜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與腐

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蟣蟲言蟲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蟣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書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

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

書法載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闕懷楚謂舍闕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闕也

古人謂倍為二原注孟子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嫌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為嫌於志同皆厥足之意荀子惘然不嫌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嫌也又曰

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嫌也又曰不自嫌其行者言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嫌又曰膳啗之嫌於口竝是嫌字而誤從

隱以為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

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靈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致索隱解非

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錢氏曰古注用平朔故曰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

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可言元宣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

云原注本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

次以害為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曰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

漢地直張掖郡獨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

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南

宿川則鼎湖當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聞鄉絕遠且無行宮

在其間也胡陵風胡子吳越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顏額

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放已辯之錢氏曰頻與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上

責衛伯之文可据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原注周公召

謚則曰太公康公姚州伯者時為州伯周禮九命作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乃自立為一句為楚武王為一句蓋言自

立為王後謚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邲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

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

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頃侯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況明經曰子襲父名知林

懷之不振然父子尉悅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西起秦患非絕齊文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

隱以為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泗者別為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

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晷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為鄭子晷之晷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王篇下部低除磯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為低回耳今讀為高低

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歷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徘徊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

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行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為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馬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為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為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贖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為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搃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要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閣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子傳太子即自謂不殊

檇里子傳今伐浦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梁氏曰策作浦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

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浦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沈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街

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擬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謚為靖郭君以號為謚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宰得謚

為洞蕭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

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祔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葉周鼎兮而實康軫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還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令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𣎵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輶車輪幹烏括切按𣎵字古案切說文既云𣎵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還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馬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从𣎵聲音烏括切猶害有聲聲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廐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譚氏曰索隱本書同今本脫沒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厠注李奇曰霸陵非頭厠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下厠也蘇林以弱不同劉伯莊晉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厠部側字側旁从人肆變為厠與厠國字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即禹禹字

盧綰傳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為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為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如淳訓為還未盡

已調字當以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尚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

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盛皆在十六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三王皆文帝十六年故封齊文王文帝十六年故陽盛書九出而謬解之惟補正載將西谷語為確將曰上言受慶方三年所尚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為共治一老秃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

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行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為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起延陵生當之戰國策作延以其偏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病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